

孫吳兵法



上海大眾書局出版



0.3.4

九變篇

曹公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王皙曰：曹公謂九者數之稱，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魏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爲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透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大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圯地無舍。

曹公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圯。

孟氏曰：太下則爲敵所囚。

杜牧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

李筌曰：地下曰圯，行必水淹也。

陳師曰：圯，低下也。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

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

何氏曰：下篇言圯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

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爲圯地。其以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合交。

原本作交會。今從北堂書鈔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地也。

賈林曰。結諸侯以爲援。

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

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

張預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爲交援。

絕地無留。

曹公曰。無久止也。

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處。爲絕地。不可留也。

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

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

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

李筌曰。因地能通。

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

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

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

張預曰。居前險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爲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爲私鬪。韓信破趙。此是也。

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

王皙註上之五地。並同曹公。

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死何待也。

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圯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車者。舉其大略

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

也。下所敘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

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旣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

孫子欲敘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公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爲變。

李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爲變也。道雖近而中不利。則不從也。道雖近而已下。原本無者脫。

也。賊遇
與補

李答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

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路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深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侯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

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

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

王皙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殺黽阨陝之間。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關。不過差一二日。是也。

張預曰。阨險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韓信知陳餘

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下有所不擊。

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

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爲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

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強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爲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卽須不擊。益爲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

陳皞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

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窺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梅堯臣曰。往無利也。

王皙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哲謂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

堂之陳亦是也。

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強。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公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

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障。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七馬。費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質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

伐齊。卒用激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間。凡四攻寇。魏薄。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池浚壁堅。芻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爲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擊虜。攻旣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間。困天下之功。力攻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蓋常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

賈林曰。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

梅堯臣曰。有所害也。

王哲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剋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

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匄請伐偃陽。荀彧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公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

杜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郟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容。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郟城隔在江北。內有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

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

王皙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難守者。

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爲越所滅是也。

石命有所不受。

通典上有將在軍三字。按晉諸葛武侯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當是意。增成文。杜佑沿襲其語。所以致誤也。

曹公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通典拘作拘。故曰不從中御。據通典補。

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關外之事。將軍制之。

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

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

賈林曰。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梅堯臣曰。從宜而行也。此而上五利也。

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纘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濼有所不由。至此爲五利。或曰。自圯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施子美曰。兵有奇正。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受命於合。合軍聚衆。成師而出。此正兵也。至於圯地無舍以下。乃奇兵之所寓。必極其變而用之。非君命之所不拘。此將所自出之奇也。圯地者。水毀之地也。不可舍此。唯亟去無留。當圯地則無舍。于禁處軍卑下。關羽得泅水而浸之。

是于禁不合舍於圯地也。衢地則四通八達之所。有援則成。無援則敗。必當合其交與之國。以爲應援。秦人襲鄭。晉人敗之于穀。不知合交之地也。絕地則無所通之地也。其地進不可進。退不可退。易爲人所乘。故不可留。鄧禹不取長安。謂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輸之至。此正絕地也。閉地者。可以圍人之地也。地雖可以圍人。然必有謀。乃可以勝之。故圍地則當謀。朱雋登山。望韓忠曰。今外圍周密。內圍迫急。欲出不得。不如徹圍。遂解圍而擊韓忠。是能謀之也。張昭之說不然。謂我爲敵所圍。無謀則敗。宜出奇計以取勝。如李廣爲匈奴所圍。乃爲闕陣外向。令士持蒲勿發。身以大黃射敵。是能謀也。死地則戰者。蓋人惟迫於不得已。而後求爲自生之計。故必盡力。鬻兵至於死地。則其爲不得已也亦甚矣。不得已則鬪。宜其必戰。韓信作背水陣。以擊趙。是置之於死地也。故士殊死戰不可敗。此無他。死地則戰也。途有所不由者。所由必於途。今於人之所共由之地。而吾不由之。是吾能知變。故雖不由是途。而可以克之。鄧艾之蜀。宜其由劍閣也。今不由劍閣而趨陰平。卒以平蜀。是途有所不由也。曹公之說。則以爲險難之地。所不當從。此則馬援征蠻。由壺頭而進。反爲所乘。是險難之地。不必由也。軍有所不擊者。夫襄輒

坐甲。惟敵是求。見敵進。不足以爲勇。有軍而不擊。非其所宜。今有軍而不擊者。蓋擊之不利。不如不擊。此所以有所不必擊。陸遜不攻吳般之軍。正謂此也。城有所不攻者。夫攻則欲必取。有城而不攻。則老師費財。豈爲善兵。今有城而不攻者。蓋攻城爲下策。攻之而或害。不如不攻之爲愈。故有所不必攻。此太宗所以不攻河東之城也。地有所不爭者。夫有地必爭。故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者。是地在所必爭也。今有地而不必爭者。蓋爭之而不能得。不如不爭。此周亞夫所以以梁委吳楚者。是地有所不必爭也。自圯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是九者必變而通之。臨時制宜。乃可取勝。故君命有所不受。蓋受命之初。君之所命。必有次舍之限。行止之程。攻取之方。然地有不利。勢有不可。豈可從君命哉。此諸葛亮之料司馬懿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耶。乃若光武數吳漢以千條萬緒。而卒之臨事悖亂。又烏在其所受君命耶。噫。漢唐將也。安能通變哉。故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以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原本利上有地字。鄭氏遺說同。按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無地字。今從刪。

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

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

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爲利也。

王哲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

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圯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熟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

張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

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

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公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

賈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鬪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

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

王皙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

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爲五利者。謂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施子美曰。通其變而後可以使民不倦。此定論也。九變。卽圯地以下。至地有所不爭。是也。此九者必有其利。惟通其變者。乃能動則有功。是以人樂爲用。苟不通其變。則無以得其利。雖知有是地形。不能因機制變。何以能得地利。雖知敵有五危之利可取。而其機不足以役人。故吾之人亦不爲吾用。何以取之。五危。卽此篇末所云是也。或謂五利以途有所不由。至君命有所不受。恐非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公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

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

賈林曰。雜。一爲親。一爲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

梅堯臣同曹公註。

王皙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

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公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爲我害。所務可信也。

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

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刑法以戮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

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

王皙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

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己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善而患可解也。

曹公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

李筌曰。智者爲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

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卽必爲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

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

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

王哲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

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

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己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女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此是在害思利也。

施子美曰。事有利必有害。有害亦有利。惟所見之明者。乃能周悉其謀。故不惟計其利也。雖害亦慮焉。蓋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盡知用兵之利。役於利而不究其害。則併與其利者失矣。謀者所以遠害就利也。惟智者所見之明。故能難而思之。曹公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此難之說也。難而思之。則利害判矣。利者事之所成。害者憂之所寓。知利則可成其事。故務可信。知害則可去其憂。故患可解。張子房智者也。運籌帷幄間。利害無不審。知漢中之可王。則勸帝王之。知韓信可屬大事。則勸帝用之。此難於利而慮之也。知項羽未可與爭。則燒棧道以示之。知六國不可封。則借箸以籌之。知韓信未可制。則臨足以封之。此難於害而慮之也。夫然。故可以成漢業。而滅秦楚。是能伸務除患也。或謂伸務除患。乃爲天下成其事。去其憂。凡生民利害。無不計之。而吾則因其所欲與之興。所惡與之去。用湯武爲證。亦得。

心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公曰。害其所惡也。

李峯曰。害其政也。

杜牧曰。惡吾一路反。言敵人苟有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

賈林曰。爲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遣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爲巧詐。閒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饋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連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

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

王皙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

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閒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章孝寬問斛律光。高顯平陳之策是也。

以諸侯者以業。

曹公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

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曰內役。諸侯若此而勞。

李筌曰。煩其農也。

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爲也。事業者。兵彘國富。人和令行也。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

王皙曰。常若爲攻襲之業。以弊敵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

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壓之以富強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強。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公曰。令自來也。

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

李筌曰。誘之以利。

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墮吾畫中。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皙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

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

施子美曰。我之制敵者。不止於一術。而敵之應我者。必受其所制。將欲使敵國諸侯屈服於彼。不過以彼之所畏者害之耳。宣帝時。郅支單于寇北邊。帝立呼韓邪以臨之。蓋呼韓邪者。郅支之所畏也。立之則彼烏乎而不屈。將欲使敵國爲我所役。不過以其所爲之事而業之耳。賀若弼之平陳。曰。彼出。我入。彼入。我出。陳安得而不爲情所役。將欲使敵國趨赴順從於我。不過因其所欲而制之耳。楚與情戰。鬬伯比請羸師以張之。而隨果來戰。此指諸侯敵國而言之也。或說以此爲天子制諸侯之術。故屈之。則示之以所害。役之。則勉之以功業。趨之。則誘之以所利。成周之時。九伐之法。所以屈之也。分職獻功。所以役之也。加地進律。所以趨之也。此言上之馭下也。既盡而至。則下之事上也。必從所馭故也。

以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通典御覽作恃吾有能以待之也。

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通典作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御覽兩引并同。

曹公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

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

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

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

王皙曰。備者實也。

何氏曰。吳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況守邊固圍交刃之際。賊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

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人至。見有備

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爲軍師。雖世無事。每朝

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明其伍候。慎固其封守。繕完其溝障。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屈人之師也。若夫宮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虢以易晉而亡。魯以果郟而敗。莫救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

張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施子美曰。多詐難信者。敵人之情。有備無患者。用兵之術。彼雖不來。吾不以其不來。而不爲之待。彼雖不攻。吾不以其不攻。而不爲之防。惟吾有備可恃。則無患矣。趙充國之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壘。慕容恪之軍中嚴整。常若寇至。馮道根之斥候必謹。有如敵寇至者。皆有備也。或謂聖人治諸侯之術。和親之議不足恃。必當爲之備。文帝之世。和親非不講。然今年入朝。那棻闕。明年入雲中上郡。甘泉燧舉。細柳兵屯。和親不足憑。必謹其備而後可。宣王之世。詩人歌之曰。我

車既攻。我馬既同。在當時。未見其所以用車馬。而必言既攻既同者。蓋將以待之也。又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朔方。當時未有所守。而先言城朔方者。蓋欲示其不可攻也。卒之服淮夷。庭徐方。復文武之境土。非有備之効歟。

趙本學曰。備而且理。惟深思利害者能知之。蓋恃強勇戰。用兵之道也。必斥堠常謹。堡柵常堅。行陣常整。法度常申。器械常利。車馬常調。視未戰如將戰。視既戰如未戰。不以敵去而悔。懼有伴退之詐。不以勝敵而驕。懼有必報之心。戒酒省眠。養氣寡欲。忍寒耐暑。服勞分苦。雖經年積月之後。無異於始集之時。雖暴雨嚴霜之夜。無間於風高馬嘶之辰。一心周流乎萬里之外。暨戒不離於几席之前。如此則常有所恃。萬無可攻。倉卒意外之變。何爲而起耶。苟無自固之本。而偷或然之安。則雖極其思慮之精。亦無益於智也。此用兵之要語。學者其可不永一。

以將有五危。

李筌張頊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公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鬪。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

李筌曰。勇而無謀也。

杜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

梅堯臣同李筌註。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也。

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鬪。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趙本學曰。宋文帝時。魏永昌王仁。攻垂匏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願望者斬首。轉足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

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將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此康祖以決死而見殺也。

必生可虜也。

曹公曰。見利畏怯不進也。

孟氏曰。見利不進。

原本與案書內孟氏注。每先引曹注。下增釋之。今據御覽補。

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爲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李筌曰。疑怯可虜也。

杜牧曰。晉將劉裕。沂江追桓元。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元兵甚盛。而元懼有敗。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關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是以大敗也。

梅堯臣曰。怯而不果。

王皙曰。無鬪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皙謂見害亦輕走矣。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身多疑。疑爲大患也。

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昔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也。

趙本學曰。劉毅追桓玄於崢嶸洲。軍只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常添輕舸於船側。以備走北。其衆莫有鬪志。毅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此桓玄以必生而見敗也。吳明徹伐齊壽陽。齊遣皮景和來援。去壽春三十里。欲兵不進。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也。明矣。於是環甲而攻。一鼓而擒景和。此景和以必生而見虜也。

忿速可侮也。

曹公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致之也。原本作侮而致之也。今從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狃戇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

李筌曰。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不覆也。

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褻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苻生遣苻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

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

梅堯臣曰。狷急易動。

王皙曰。將性貴持重。忿狷則易撻。

張預曰。剛復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爲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公曰。廉潔之人。可汗辱致之也。

李筌曰。矜疾之人可辱也。

杜牧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汗辱之。如諸葛孔明遣司馬仲達以巾幘。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仗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

梅堯臣曰。徇名不顧。

王哲同曹公註。

張頴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

愛民可煩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

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討疲。

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

陳諱曰。兵有須救者。有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

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人。不好鬪戰。辱而煩之。其勳必敗。

梅堯臣曰。力疲則困。

王哲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之。煩勞也。

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

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爲兵之凶。

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

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爲囚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爲大將。用兵必敗也。

梅堯臣曰。當慎重焉。

張預曰。言須識權變。可不執一道也。

施子美曰：將孰有能？孫子言之，占將察材。吳子言之，將而有是五者，覆亡必矣。必死則勇進而無慮，故可殺。王莽之將甄阜，阻兩山間，爲營，示無還心，而爲伯升所斬，是必死則可殺也。必生則憚死而求生，其心必怯戰，故可虜。劉毅追巨元，元懼有敗，常隸輕舸於舳側，其衆莫有鬪心，卒爲所敗，是必生則可虜也。忿速則不能忍，故可侮而激之。項羽使曹咎守成皐，高祖使人罵之，咎果出戰，是忿速則可侮也。廉潔之人必好名，故可辱之。范增以忠信自守，而陳平使人間之，卒辭而去，是可辱之也。愛民之人必姑息而不忍勞民，故可煩。苟不愛民，則不可煩矣。張巡殺人而食，尹子奇不敢迫，此不愛民則不可煩矣。上之五者，皆將之過，用兵之禍，故覆軍殺將，必自此始。臨敵制人者，可不察之乎？

趙本學曰：劉寅曰：必死者，勇於戰也。而或可殺。必生者，幸其勝也。而或可虜。忿速者，近乎殺敵之怒也。而可侮。廉潔者，美事也。而可辱。愛民者，仁德也。而可煩。皆其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者。如此，若知變通之道，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事必量其可否，心克難於利害，則動不迷，舉不窮矣。又安有可殺虜侮辱煩之危哉？

行軍篇

曹公曰：擇便利而行也。聖贊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漢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御覽處作操師。

王皙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

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
猶察也。料也。

絕山依谷。

曹公曰。近水草利便也。

李筌曰。軍我敵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守險也。谷。近水草。若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險。縱畜牧。收樵採而後寧。

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竈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

賈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

梅堯臣曰。前爲山所隔。則依谷以爲固。

王皙曰。絕。度也。依。謂附近耳。曹公曰。近水草便利也。

張預曰。絕。猶越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羌爲寇。馬援討之。羌在山上。援據似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

視生處高。

曹公曰。生者。陽也。

杜佑曰。向陽也。原本作高揚也。誤。從御覽改正。視謂目前生地。虜軍當在高。

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

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

陳皞曰。若地有東西。其法如何。答曰。然則面東也。

賈林曰。居陽曰生。視生爲無蔽冒物色。處軍當在高。

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必向陽而居。處高乘便也。

張預曰。視牛謂面陽也。處軍當在高阜。

戰降無登。通典御覽逐作降。按全注云。一本作降。是也。

曹公曰。無迎高也。

杜佑曰。無迎高也。降下也。原本無降下也三字。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說今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之。

杜牧曰。降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下也。

賈林曰。戰宜乘下。不可迎高也。

梅堯臣曰。敵處地之高。不可登而戰。

張預曰。敵處降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通典御覽山下存谷字。

梅堯臣曰。處山常知此三者。

張預曰。凡高而崇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二事爲法。

絕水必遠水。

通典上有敵若二字，案絕水必遠水者，謂我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下云，審絕水而來，始就敵人之言，吳起曰：敵若絕水，半渡而擊之，正用此文語。杜佑沿絕

其文而不察，所以致誤也。

曹公李峯曰：引敵使渡。

杜佑曰：引敵使寬而渡之。

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

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陳，備疑不敢渡。

梅堯臣曰：前爲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

王皙曰：我絕水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爲陳，劉備

悟之而不渡是也。

合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

通典御覽，并作半渡。

杜佑曰：半度勢不并，故可敵。

據通典補。

李筌曰。韓信殺龍且於瀨水。夫襲敗楚子於濟。發是也。

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城皋。漢軍挑戰。咎涉汜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內。乃汜也。誤爲內耳。

梅堯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

王皙曰。內當作汜。迎於水汜。則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

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得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遠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擊之。夫鑿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關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等議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

出關。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陳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

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

以戰者。通典御覽
俱無者字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公曰。附近也。

杜預曰。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

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

杜牧曰。言我欲用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客主詞異耳。

梅堯臣曰。必欲戰。亦莫若遠水。

王皙曰。我利在戰。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

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

將子上夾泝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

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

王皙曰。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皙謂出近水之地下。曹注云恐既我也。疑當在此下。
何氏曰。視生。向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不意也。

張預曰。或岸邊爲陳。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流。

曹公曰。恐既我也。

杜佑曰。恐既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之下流也。爲其水流溉灌。人若投毒藥於上流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恐既我也。智伯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迎水處高乃敗之。

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也。恐敵人開決灌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人得以乘流而薄我也。

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旣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一云。逆流而營軍。兵家所忌。梅堯臣曰。無軍下流。防其決灌。救饕之戰。逆亦非便。

王皙曰。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謂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

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爲力。

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旣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一處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

張預曰。凡近水爲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爲法。

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諱曰。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

賈林曰。鹹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留。

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

王哲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

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古註曰。沈。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

也。以其地氣溼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口交軍於斥澤之中。

通典御覽
若作爲

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御覽背
作倍

曹公曰。白此至上雨水沫至銷杜佑
注原本誤於衆草多隙節下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

杜佑曰。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爲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

李峤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溺也。一本作背衆木。

杜牧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言於此忽遇敵。卽須擇有水草林木而止之。

梅堯臣曰。不得已而會敵。則依近水草。背倚衆木。

王皙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利而背固也。

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爲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

張預曰。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丁陸處易。

曹公曰。車騎之利也。

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平原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御覽背作倍。前死後生。

曹公曰。戰便也。

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

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邱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故戰便於軍馬也。

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岡阜處軍繼。前臨地用兵便。高後在右。回轉順也。

梅堯臣曰。擇其坦曷。車騎便利。右背邱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所便。

王皙曰。凡兵皆宜向陽。既後背山。卽前生後死。疑文誤也。

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爲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

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凡此四軍之利。

李峯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

張預曰。山水斥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陸之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逆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御覽作亦稱帝。按王皙張預同。以此四地勝之也。

李峯曰。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

梅堯臣曰。四帝當爲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

王皙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

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

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

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卽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施子美曰。地有異形。兵有異壘。凡處軍以對敵者。必因其地而明其用。絕山依谷。此斷絕山險而處者。必依谷以近水草之便。勿令寇得侵我樵牧。視生則所向者陽。處高則據其高峻。戰降無登。謂敵若引我戰於隆坂之上。則非惟勢之不可仰。亦難進易退。所以無先登焉。張昭曰。戰降無登。謂敵若自高而下。我不得自下逆戰。此周人逆戰。所以爲齊段昭所敗也。其在諸葛兵法曰。山陵之戰。不迎其高。張昭曰。在山不迎其高。皆處山之軍。其法當然也。謂之戰降無登者。皆不欲自上下也。杜佑曰。戰降無登。謂無迎高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無登逐也。若夫水上之軍。絕水而軍。必遠於水。所以引敵之渡也。郭淮與先主對壘漢中。去水五七里爲陣。而先主不敢渡。此遠水之說也。客絕水而來。謂敵若絕水而來。不可迎於水內。恐其無全勝也。令半渡而擊之。乃可獲利。楚曹咎守成皐。漢使挑戰。咎渡汜水戰。漢候其半軍而擊之。大破之。此不迎水內。而擊其半渡也。欲戰者。無附於水面迎客。附近也。近則阻戰不得渡。晉楚夾泝水而陣。陽處父

退舍。子向亦退舍。二人者。乃恐其方渡而受敵也。視生處高。恐爲水所沒。必視生處高以爲壘。于禁處軍卑下。關羽決水以沒。是不能處高也。無迎水流。恐爲水所衝。又恐爲毒水所害。晉伐秦。秦人毒上流。師人多死。是不可迎流也。諸葛兵法曰。水上之戰。不迎其流。張昭亦曰。在水勿逆流而鬪。此水上之兵法所當然也。若夫絕斥澤之地而軍。唯急去斥澤鹹鹵之地也。水草沒。不可處軍。若不得已。而交軍于此。必依草背樹以爲固。張昭謂擇其有草木。則地堅而不可陷。司馬法曰。歷沛歷圯。兼舍環龜。沛圯者。斥澤之地也。兼舍。則背道而亟行也。環龜者。則環處其高。亦此意也。諸葛兵法曰。草上之戰。不步其深。張昭亦曰。過斥澤。則依草而背水。此處斥澤之軍然也。至於平陸之軍。則平易之地。處易則欲便於馳逐。右背高以爲固。前以死路遺敵。而後則據生以爲固。張昭曰。軍利處高戰。而右背高。可以前擊死敵人。而後生吾軍氣。晁錯曰。土山丘陵。延蔓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正平陸之軍也。諸葛兵法曰。平地之戰。不逆其虛。張昭擇地利篇曰。平地則前而死。後生。此戰於平陸之地。其法當然也。於此四軍。惟黃帝得其利。故能戰四方之諸侯而勝之。或以勝爲強。謂強於帝。封顯帝堯舜。又恐非也。曹公曰。黃帝始立。

四方諸侯亦稱帝。則四帝者。四方之諸侯也。李筌陰經曰。黃帝獨立於中央。而勝四帝者。善師不陣也。是則四帝爲四方之帝明矣。然必以黃帝言者。蓋上古之世用兵者。自黃帝始。故後之言兵者。莫不言黃帝。攷之於傳。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逐獯鬻。大公曰。凡七十戰而天下定。則勝四帝明矣。然此四軍勝者。蓋當黃帝時。未有營壘城壁。所以止勝於此。大抵不能處軍。則在己無以有立。不能相敵。則在人無以有察。惟內有自知之明。以處軍。外有知人之哲。以相敵。然後足以行軍。此孫子所以先以凡處軍相敵不爲無意。故言之。

凡軍喜高而惡下。

原本喜作好。按御覽引注云。喜一作奸。則故書正作喜也。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梅堯臣曰。高則爽塏。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溼。所以生疾。亦以難戰。

王皙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

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貫陽而賤陰。

杜佑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據通典。御覽補。

梅堯臣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

王皙曰。久處陰溼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

張預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

養生而處實。

曹公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

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

王皙曰。養生謂水草糧糈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

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通典云。是謂必勝。軍無百疾。御覽同。按梅氏張氏注皆與通典本同。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瀉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

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陽。則無卑溼陰翳。故百疾不生。然後必可勝也。
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

張預曰。居高而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燠。故疾癘不作。

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佑曰。隄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陽而右背之。戰之便也。

杜牧曰。凡遇邱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

梅堯臣曰。雖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

王皙曰。處陽則人舒以和。器健以利也。

張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爲險固。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爲助。

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

雨水沫至。通典水上有下字。御覽同。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公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

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過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爲絕軍。當待其定也。

李峤曰。恐水暴漲。

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暴水卒至也。

梅堯臣曰。流沫未定。恐有暴漲。

王皙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忽至也。沫謂水上泡瀾。

施子美曰。用兵欲達害就利。高陽生實。皆兵之利也。下陰死虛。皆兵之害也。高者。高峻之地。其勢可以臨人者也。陽者。東南方之地。其氣和也。生則存之。而以死予敵。實則居之。而以虛予敵。此爲得利。雖經寒暑。而軍無疾。是亦勝之一端。故謂之必勝也。言於理可以勝也。此趙奢懸山。行險徒營。皆趨利也。丘陵隄防之地。必處其陽。則氣和而士不疾。右背之。則可恃以爲固。張昭安營。

擊法曰。安營之法。必知陰陽山川向背。崗形地勢。又曰。若久置營。宜居陽地。苟能處陽而右背之。則其兵必利。是爲得地之助也。至於上雨水沫至。此乃過澗谷之兵。遇上雨水沫至。必待其定而後渡。恐半渡而水暴至也。杜佑釋曰。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爲絕軍。當待其定。是也。

凡地有絕澗。

前後險峻。水橫其中。

天井。

通與御覽天井。上有過字者。野。

四面峻坂。澗整所歸。

天牢。

三面環絕。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叢密。鋒鏑莫施。

天陷。

車下汗潭。車騎不通。

天隙。

通典隙作窟。御覽同。又御覽下有天穴二字。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註。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公曰。山深水大者爲絕澗。四方高。中央下。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

通典作深。水大澗。蒙籠所隱蔽者。御覽作

深水所居。障蔽者。

爲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

通典上有波湖。泥。爲天陷。山澗。有深水澗下。澗四字。御覽無。

行。據通典。御覽改正。追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爲天隙。

案通典長數丈者下。自邱陵坑。坎地形。境換者。天邪也。御覽無。

杜牧曰。軍識曰。地形坳下。大水所及。謂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絕人。謂之天牢。澗水澄闊。不洶淺。

深。道路泥濘。人馬不通。謂之天陷。地多溝坑。坎陷木石。謂之天隙。林木隱蔽。叢葭深遠。謂之天羅。

賈林曰。兩岸深闊。斷人行爲絕澗。下中之下爲天井。四邊澗險。水草相兼。中央傾側。出入皆難爲天牢。道路崎嶇。或寬或狹。細澗難行爲天羅。地多沮洳爲天陷。兩邊險絕。形狹長。而數甲中間。

難通人行。可以絕塞。出入爲天隙。此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

梅堯臣曰。六害尙不可近。况可留乎。

王皙曰。哲謂絕澗當作絕天澗。脫天字耳。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謂如網羅也。陷謂溝坑淤濘之所。隙謂木石若隙罅之地。軍行過此勿近。不然則脫有不虞。智力無所施也。

張預曰。谿谷深峻。莫可過者爲絕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爲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爲天牢。林木縱橫。叢葦隱蔽者爲天羅。陂池泥濘。漸車凝騎者爲天陷。道路迫狹。地多坑坎者爲天隙。凡遇此地宜遠過。不可近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公曰。用兵常遠六害。今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

李筌曰。善用兵者。致敵之受害之地也。

杜牧曰。迎。向也。背。倚也。言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

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我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

張預曰。六害之地。我既遠之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止有利。彼則進退多凶也。

施子美曰。張昭安營壘法曰。地有崎嶇溝障前高後下。丘陵死水高山之下。古營廢窳下中之高。郭郭尙存。又多坑坎。如此之地。速捨勿居。凡此皆不利之地也。絕澗天井。塙下不利之地也。絕澗者。山水不可逾。溪谷不可渡之地也。天井者。形勢塙下大水所聚之地也。天牢者。山澗迫狹。可以絕人之地也。天羅者。林木隱蔽。葭葦深廣之地也。天陷者。道路泥濘。人馬不通之地也。天隙者。坑溝木石不可馳騁之地也。此六者。地之害。可去而不可近也。宋武帝伐南燕。過大靉山而喜。知此六者之害也。李陵提孤軍。隱於緄汗山草木中。匈奴乘高射之。不知此也。苟行軍至此。吾則遠之迎之。所以避其害也。敵則近之背之。以害而遺敵。

卑旁

原本作軍行。按此言處軍之地。必深覆索之。故篇首云。凡處軍。相敵是也。從通典御覽作旁。又史記云。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有險阻蔣潢。**原本無蔣字。通典御覽俱

之。按唐李靖兵法云。務深覆索。則必乘其伏。是用此語也。無者。以

井生葭葦。

原本無生字。按後人因既脫蔣字。故井生字刪之。也。今據通典及御覽補。又御覽一作井生葭葦。

山林藪蒼。

御覽山林作小。林注同。

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

原本無藏字。藏通典御覽補。

曹公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蔣者。水草之藪生也。

蔣者以下原本無杜佑通典及御覽有之按杜佑注例先引曹注後

附已意此所云乃用曹注語也後人妄刪之

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

御覽又引注云井生葭葦者無井者下也句

衆木所居也。鱗蒼者。可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相敵情也。

杜佑曰。此言伏姦之地。當覆索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地也。蔣者水草之藪生也。潢者

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山林者衆木所居也。鱗蒼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相

地形也。此以下察敵情也。鱗蒼草木之相蒙蔽。可以藏兵處。必覆索之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

梅堯臣曰。險阻。隘也。山林之所產。潢。井下也。葭葦之所生。皆鱗蒼足以蒙蔽。當掩搜。恐有兵伏。

張預曰。險阻。邱阜之地。多生山林。潢。井。卑下之處。多產葭葦。皆鱗蒼可以蒙蔽。必降索之。恐兵伏

其中。又慮姦細潛隱。規我虛實。聽我號令。伏姦當爲兩事。

趙本學曰。封常清擊大勃律。至賀薩勞城。前鋒累捷。常清乘勝逐之。斥候段秀實曰。虜兵羸而屢

北。誘我也。請搜左右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此常清善索伏奸之所也。韓果性強

記。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賊匿溪谷。欲爲間諜者。果登高望之所。疑慮各必有獲。此韓果善索伏奸之所也。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

王皙曰。恃險故不恐也。

遠而挑戰者。通典作敵遠而挑人者。御覽同。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遠也。

陳師曰。敵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若遠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

梅堯臣同陳師註。

王皙曰。欲致人也。挑謂擺驍敵求戰。

張預曰。兩軍相避而終不動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尉繚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得分險地。則我勿與之戰也。又曰。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則挑戰而

延誘我進。即不可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者易利也。

通典作其所處者。居易利也。御覽同。原本作其所居者利也。按杜佑賈林諸家皆以此承上文言之。不別爲一事。則者字應在易字下。後人以上下文

比例之。疑改在下耳。又按注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者字亦在上。從通典御覽改。

曹公曰。所居利也。

杜佑曰。所居利也。言敵去我遠。但遺輕捷。欲使我前就之。其所處者平利也。挑徒弔反。據通典

李筌曰。居易之地。致人之利。

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

陳皞曰。言敵人得其地利。則將士爭以居之也。

賈林曰。敵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從之也。

梅堯臣曰。所居易利。故來挑我。

王皙同曹公註。

張預曰。敵人捨險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於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

趙本學曰。此以下。皆言相敵之法。言見敵已近。而敵恬然不驚動者。必其彼中有險阻。而敵心恃之也。與我尚相遠。而急來挑戰者。必其彼中有伏兵。而欲我進就之也。立營布陣。依險爲常。反舍險而居易者。必其後有奇兵。故以此相誘也。初入敵境。虜情未諳。道路未略。凡見有此可疑之形。惟當肅兵以待。未可遽進擊之也。此相其形。

乘樹動者來也。

曹公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

梅堯臣同曹公註。

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若見林木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爲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

禾草多障者疑也。

曹公曰。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

杜佑曰。結草多障。欲使我疑。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焉。

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爲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

賈林曰。自此至無約而請和。李筌

注原本誤於將不盡也。注下。

結草多爲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爲攻襲。

宜審備之。

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爲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屯。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爲疑也。

趙本學曰。卓望山林之間。樹枝動搖。此必敵兵從彼除道而來。當勒陣據高以待之。敵於前後左右。多結草木以爲障蔽者。此張形設疑。令人不測。必更有掩襲之兵。在於他處。當謹防而竊矚之。此相草木。

鳥起者伏也。

曹公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

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藏。觸鳥而驚起也。

李筌曰。藏兵曰伏。

張預曰。烏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公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

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

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

陳皞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

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

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施子美曰。宋武帝討桓謙。至覆舟山西。疑有伏兵。謂劉鍾曰。此山下常有伏兵。卿可帥部下往搜之。鍾馳往。果有伏兵數百。可謂知伏恣之地也。近而靜者。以其立營相近。當動而致用。今乃不動而靜。必恃其地之險。可以守也。司馬懿次遼水。文懿阻遼。堅壁而守。此恃險可守。故靜也。遠

而挑戰者。此謂立營相遠。則勢可以守。卒未有變。今欲人之進。則必有以致之。挑戰者。所以誘之也。郟之戰。楚軍於滎陽之東北。晉師軍於滎陽之西北。其他爲遠。晉魏錡請致師。趙旃請挑戰。欲其進也。衆樹動者。蓋謂樹木本靜。今無故而動。必其陣兵而來。或伐木以開道。故伐木以益兵。故因樹動而知其來。如城濮之役。晉人伐木益兵。此樹之所以動也。衆草多障者。疑也。結草爲障。所以使人疑。宇文憲伐柏爲庵。齊人不知其遁。所以疑之也。鳥起者。伏也。蓋下有伏。鳥必驚起。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藏。而鳥乃驚起。故以此知其有伏兵。獸駭者。覆也。覆皆伏兵也。伏則其人少。覆則其人衆。可以覆人。伏兵惟少。故伏兵往藏。則鳥爲之驚起。至於覆兵爲多。故不特鳥起。獸亦爲之驚駭而走。杜佑曰。敵廣陣張翼來覆我。故獸之驚駭也。

趙本學曰。林木可疑之處。有鳥驚飛而起。或有野獸驚奔而出者。是必有伏兵至其下也。宜令騎兵搜而殺之。伏兵敗則敵失其所恃。而攻之易破矣。此相禽獸。

壁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佑曰。車來行疾。麋相衝故高也。

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尖。

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

張預曰。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聘而告是也。

丁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

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

王皙曰。車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也。

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疎速。故塵低而來。

以而條達者。樵採也。

通典御覽并作薪採也。案此與李峯本同。

杜佑曰。塵散衍而條達。各行所求。據通典御覽補。

李峯曰。焯啤之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夜遁。薪來卽其義也。此峯以樵

採二字爲薪來字。

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達縱橫斷絕貌也。

梅堯臣曰。樵採隨處。塵必縱橫。

王哲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

張預曰。分遣斷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遂成道。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杜佑曰。原本作杜牧字。誤耳。今從通典改正。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故塵少也。

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少。

張預曰。凡分柵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施子美曰。望敵之法。必視其塵。鄆陵之役。置而塵上。州黎知其爲行。千里徑之役。谷中塵起。齊人

見之而退。是觀其塵。而可以知其所爲也。塵飛既高而且銳。必以車來也。何以知其爲車。蓋車之行疾。故其塵必高而銳。杜佑曰。車馬行疾。塵相銜。故高也。若夫卑而廣。則敵以徒進。何以知

其爲徒。蓋徒兵不若車之重。故其塵卑而廣。杜佑曰。卑下而廣。則其人力之寡。以徒來也。散而條達者。謂其塵之飛。各散起而有條埋。必其人之機探。故其塵之散而有條也。杜佑曰。塵散衍而條達。各行所求也。少而往來者。謂其塵之飛雖少。而有往來之形。必其營軍也。故其往來乎其間者。杜佑曰。敵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也。

趙本學曰。車重而疾。故其塵高起而勁銳。步輕而緩行。陣又疎。故其塵卑低而廣闊。樵探各隨所取。故其塵散見而又疎亮。軍欲下營。必有輕兵視地。故其塵無多。而往來相雜。此相塵益。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曹公曰。其使來辭卑。使間視之。敵人增補也。

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堅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間來。必善食遺之。間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闕與非趙所有矣。奢既遣秦間。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

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內則益備。疑我也。

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卽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錠。令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城卽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

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

原本作辭強而逆驅者。案曹注。詭詐也。杜佑注同。是古本有。詭字。今據通典改正。其御覽同。今本者。宋以後人改之也。

曹公曰。詭詐也。

杜佑曰。詭詐也。示驅馳無所畏。是知欲退也。

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胥定公於黃池。越王句踐伐吳。吳晉方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敵。吳王既會。遂還焉。

梅堯臣曰。欲退者使既詞壯。兵又彊進。脅我也。

王皙曰。辭強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

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整也。來日請相見。晉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趙本學曰。使者語辭卑屈。若甚怯弱。覘其守備。愈益嚴謹。此必有進兵之計。特設詐以緩我之心。驕我之氣耳。當防其掩襲也。使來語詞傲慢。固示我以強矣。而且進軍不止。此必有他故。欲陰遁去。而懼見追。以詐脅我。令不之覺耳。此相使命。

又曰。劉裕圍燕。慕容超乞師於秦。秦王姚興遣使告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又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十萬。徑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長驅而進。裕告使者。汝語姚興。我爲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之。馳入見裕。裕以答使語示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此宜善辭令。何率爾便答。此語未能威敵。促彼怒耳。若燕未拔。而秦掩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使命。此是見我伐燕。內懷恐懼。自強之辭耳。秦果不出師。終拔慕容。此姚興辭強而實。

不進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其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乎。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計窮。遷延以遁。此師古辭強進驅而退也。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通典無出字。按下文杜牧注引此亦有出字。御覽同。無者脫。

曹公曰。陳兵欲戰也。

杜佑曰。陳兵欲戰也。輕車。馳車。在陳側。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疆界也。

賈林曰。輕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

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使來請和。有開謀也。

李峒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劫。紀信誑項羽。卽其義也。

杜牧曰。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尙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疫癘。人馬死者大半。恐不得回。乃詐與侍中馬燧款懇。因奏請盟會。燧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勸兵境上。以謀伐爲計。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二萬屯涇州平涼縣。盟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衷甲劫盟焉。

陳繡曰。因盟和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人衷甲欲襲晉。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而請和。蓋總論兩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無故請好和者。此必敵人國內有憂危之事。欲爲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爲和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

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

王哲曰。無故驩請和者。宜防他謀也。

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姦謀。漢高祖欲擊秦軍。使郤食其持重寶。陷其將賈豎。秦將果欲連和。高祖因其怠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滎陽。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匿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人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杜佑曰。自與偏將期也。續通典御覽補

李峯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

杜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車定戰場界。立旗爲表。奔走赴表以爲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蒐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梅堯臣曰。立旗爲表。奔以赴列。

王皙曰。陳而期民。將求戰也。

張預曰。立旗爲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峴曰。散於前。

杜牧曰。僞爲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

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

王哲曰。詭亂形也。

張預曰。詐爲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施子美曰。敵使之至。必有其辭。卽其口之所出。可以知其心之所欲。其辭卑者。必其勢之微也。今其辭雖卑。而乃益其備。是無意於降。而卑辭以怠我也。其進也必矣。田單使老弱乘城約降。而卒用火牛壯士以破燕軍。是辭卑也。然卽墨之人。怒且十倍。則其備益矣。火牛壯士因其懈而破燕。非有意於進乎。輕車先出其側者。輕車便於馳逐。先出其側。則欲陣兵以戰。故使之往來以營陣也。是以先出其側。杜佑曰。陣兵欲戰。馳車在陣側。無約而請和者。夫軍欲速和。必其勢之不相敵。故約和以休士。今未之有約。而驟請和者。必其詐降以怠其心也。高祖入鵠關之始。

與秦未有約也。乃欲與秦將連和而饒關卒以平。非謀乎。奔走而陣兵者期也。此言軍中將戰必與將士相期。故奔走而陣兵。杜佑曰。自與偏將期也。張昭曰。或有外兵相應之期。鄢陵之役。楚王與伯州犂登巢車以望晉軍。見其騁而左右曰。召軍吏也。見其左右執兵而下曰。聽誓也。以此可以知其爲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言行軍不齊。或進或退。所以誘吾兵之進。吾而知之。則不爲所致。苟不之知。則必致之矣。吳人伐楚。使刑人或進或退以誘楚。而楚師果敗。是不知吳人之誘。而反爲所致也。

倚仗而立者。

原本作仗而立者。按杜佑注云。倚仗矛戟而立。又梅氏注。氏俱云倚兵而立。是故亦作倚仗也。從通與御覽改正。

飢也。

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

李筌曰。困不能齊。

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

梅堯臣曰。倚兵而立者。足見飢弊之色。

王皙曰。倚杖者。困餒之相。

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

鳥集者虛也。

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止其上者。其中虛也。

李筌曰。城上有鳥。師其遁也。

杜牧曰。設留形而遁。齊與晉相持。叔向曰。鳥鳥之盤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柏葉爲幕。燒燬壞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

陳皞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鳥既無投。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鄒。將奔。諫者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則知其設留形而遁也。是此篇蓋孫子辯敵之情僞也。

梅堯臣曰。敵人既去。營壘空虛。鳥鳥無猜。來集其上。

張預曰。凡敵潛退。必棄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鄒。鄒人將奔。諫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也。

檀本學曰。劉鄩拒晉。以晉兵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取之。乃潛引兵自澤西出。晉人怪鄩軍數

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通典作汲。役先飲者。御覽作汲。飲者。按御覽誤。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

杜牧曰。命之汲水。未汲而先飲者。渴也。視一人。三軍可知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皙曰。以此見其衆行驅飢渴也。

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三軍渴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通典見利上有向人二字。御覽同。

曹公曰。士卒之疲勞也。

杜佑曰。士疲勞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

李筌曰。士卒難用也。

梅堯臣曰。人其困乏。何利之趨。

日不出。寂無聲跡。遣騎觀之。無斥候者。城中亦無燔火。但有烏止於壘上。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我聞劉鄩一步百奇。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旗於芻偶之上。使驃負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詰之。云軍去二日矣。此劉鄩去營而發他處也。

夜呼者恐也。

通典呼上有喧字。

曹公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

杜佑曰。軍士夜喧呼。將不勇也。相驚無備者。恐懼也。御覽補。

李峯曰。士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

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

陳諱曰。十人中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

孟氏同陳諱註。

張預曰。三軍以將爲主。將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

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僥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

陳皞曰。將法令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

梅堯臣同陳皞註。

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中陳而立。有頃即定。此則能持重也。

旌旗動者亂也。

通典御覽俱無旌存。

杜佑曰。旌旗謬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

杜牧曰。魯莊公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視其轍亂而旗靡。故逐之。

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偃亞不次。無紀律也。

張預曰。旌旗所以齊衆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

吏怒者倦也。

杜佑曰。軍吏悉怒。將者疲倦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

陳諱曰。將興不急之役。故人人倦弊也。

賈林曰。人困則多怒。

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也。

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裨將趙旃魏錡怒。而欲敗晉軍。皆奉命于

楚。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是也。

施子美曰。夫軍之強弱。在察其士卒而知之。投石挑距者。其強可知。聞鷄心怖者。其怯可知。彼其

倚杖而立。心有內不足。以自實。故外有所不能振也。其飢可知。杜佑曰。倚杖矛戟而立者。飢之

意也。張昭曰。困不能舉。正此意也。汲而先飲者。汲於井而役夫先飲。必其渴之甚也。張昭應機

決戰篇曰。汲役先飲者渴也。釋之曰。役夫汲井而先飲。軍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夫軍非利不

動。今見利而不動。必其勞倦。而不能自作。故不能趨利也。楚漢相拒滎陽。漢王嘗困。韓生勸漢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峯間。且得休息。項羽果引兵南。而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漢兵之勞。故不能趨利也。烏集者虛也。夫烏見人必飛而出。今集於其壘者。必其壘虛無人。故敢安集也。叔向見城上有烏。而知齊師遁。此以烏集而知其虛也。夜呼者恐也。夫兵以靜而治。今無故而夜呼。必其驚恐不能自寧。故恐呼也。晉師宵遁。中夜有聲。此夜呼之證也。軍擾者將不重也。夫軍以治而爲勝。治乃可以待亂。今無故而擾。必其將不能持重。故軍無紀律。而至於擾也。賈建德渡險而營。太宗知其軍無政令。此以軍擾而知之也。旌旗動者亂也。夫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無遵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則以旗之不亂。而軍之治也。今旗妄動。必其軍之亂而無序。曹劌望其旗靡。乃敢追齊師。以此卜其亂也。吏怒者倦也。夫軍法。士卒聽裨將。裨將聽大將。吏偏裨以下也。今怒而不從上。必其倦於從事。故怒也。衛人受甲者。皆曰使鶴。其怒可知。

粟馬肉食。軍無懸餼。

今本通典作銜。按注云。銜即銜之類。則通典故作。以形近爲。爲銜耳。御覽作銜。亦字誤。當爲銜。又按。銜者銜之或體字也。

不返。

御覽俱作不及。其舍者窮寇也。

杜佑曰。殺馬食肉。不復積蓄。無懸饑齊作饑。誤。之食。欲死戰窮寇也。繆卽衍之類也。據通典御覽補按御覽云

繆卽單之類也。繆卽單二字。汚誤。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餓。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寇也。

杜牧曰。粟馬。言以糲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饜士也。軍無懸餓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餓音府。炊器也。

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饜乎士。棄餓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取勝也。

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爲力且久也。軍無餓。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

張預曰。捐糧殺以秣馬。殺牛畜以饜士。破釜及餓。不復炊爨。暴露兵衆。不復反舍。茲窮寇也。孟明焚舟。楚軍破釜之類。是也。

諄諄諄翁翁。徐言入入者。原本作徐。與人言者。按入入猶如知。安徐之義。故注云徐言入入者。安徐之貌也。從通典御覽改正。失衆也。

曹公曰。諄諄。語貌。翁翁。失志貌。

杜佑曰。諄諄。語貌。又不足貌。翕翕者。不真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入入者。與之言安徐

之貌也。此將失其衆也。諄。章倫反。翕。許及反。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諄。諄。翕。翕。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也。

杜牧曰。諄。諄者。乏氣聲促也。翕。翕者。顛倒失次貌。如此者。憂在內。是自失其衆心也。

賈林曰。諄。諄。竊議貌。翕。翕。不安貌。徐與人言。遮相問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

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也。翕。翕。曠職事也。緩言彌安。恐衆離也。

王皙曰。諄。諄。語誠懇之貌。翕。翕者。患其上也。將失人心。則衆相與語。誠懇而患其上也。

何氏曰。兩人竊語。誹議主將者也。

張預曰。諄。諄。語也。翕。翕。聚也。徐。緩也。言士卒相聚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屢賞者窘也。

孟氏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怠。故別行小惠也。

杜佑曰。軍不素敵。數行賞。欲士卒之力戰者。此恐窘也。渠殞反。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

杜牧曰。勢力窮窘。恐衆爲叛。數賞以悅之。

梅堯臣曰。勢窮憂叛離。屢賞以悅衆。

王皙曰。衆窘於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

張預曰。勢窘則易離。故屢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杜佑曰。數行刑罰者。教令廢弛。是困軍也。檢通典
御覽補

李筌曰。困則數罰以勵士。

杜牧曰。人力困弊。不畏刑罰。故數罰以懼之。

梅堯臣曰。人弊不堪命。屢罰以立威。

王皙曰。衆困而不精勤。則數罰以脅之也。

張預曰。力困則難用。故數罰以畏衆。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通典作不情之至也。御覽同。按注意則杜佑本作不情也。

曹公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

杜佑曰。先行卒暴於士卒。而後欲畏己者。此將不情之極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峯曰。先輕後畏。是勇而無剛者。不精之甚也。

杜牧曰。料敵不精之甚。

賈林曰。教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欲彊暴伐人。衆悖則懼也。至儒之極也。

梅堯臣曰。先行乎嚴暴。後畏其衆離。訓謂不精之極也。

王皙曰。敵先行刻暴。後畏其衆離。爲將不精之甚也。

何氏曰。寬猛相濟。精於將事也。

張預曰。先輕敵。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衆叛己。是用威行愛。不精之甚。故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峇曰。徐前而疾後曰委謝。

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

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

梅堯臣曰。力屈欲休兵。委質以來謝。

王皙曰。勢不能久。

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公曰。備奇伏也。

孟氏曰。備有別應。

杜佑曰。備奇伏也。此必有間諜也。論通典御覽補

李峇曰。是軍必有奇伏。須謹察之。

杜牧曰。盛怒出陣。久不交刃。復不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察之。恐有奇伏旁起也。

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

張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施子美曰。孫子曰。軍無糧食則亡。三略曰。用兵之要。必度其糧食。軍而無糧。則無以致養。何以久。馬所以致戰也。今殺馬肉而食之。必無糧也。此張巡守睢陽之時也。佗所以盛食也。今虛而懸之。又不返其次舍。必其窮寇無所歸也。諄諄者。失志也。徐與人言者。恐人知也。杜佑曰。諄諄。語不足貌。諄諄者。不真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以徐與人言。爲徐言者。與之言安徐之貌也。必其失衆。故其人如是之耳語也。數賞者窘。數罰者困。夫賞罰所以示勸懲也。一賞不當。則不足以使人慕。一罰不中。則不足以使人畏。今無功而數賞。必其軍之窘急。欲其人之力於進也。無罪而數罰。必其人之困。欲其自振也。杜佑曰。軍不素教。數行賞。欲士卒之力戰。此恐窘也。數行刑罰。教令廢弛。是困軍也。張昭曰。軍驕不肯戰。數賞以勸之。此窘也。行罰而不振。軍之用是危也。先繁而後畏其衆者。謂未有以得人心。遽欲以暴而服其衆。此不精於治兵。而專於暴。

者也。杜佑曰：先行暴於士卒而復欲畏己，此將不精之極也。來委謝者，講勝負未決之際，彼使人來致謝於我，此其士卒之倦欲休息也。張昭以徐進疾退，謂之委謝。不如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則疑其必合戰。今乃久而不合，又不退兵而去，是以有奇伏以致我，必謹察之，而後可以得其謀。

兵非益多也。

曹公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

賈林曰：不貴衆擊寡，所貴寡擊衆。

王皙曰：哲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爲益。

張預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也。

惟無武進。

曹公曰：未見使也。

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

王皙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

張預曰。武剛也。能用剛武以輕進。謂未見利也。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公曰。斷養足也。

李筌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人者勝也。

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惟未能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斷養之中。揀擇其材。亦足併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

陳諱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不必他國乞師。但於斷養中併力取人。亦可破敵也。賈林曰。雖我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敵。併力而取敵人也。

梅堯臣曰。武。繼也。兵雖不足以繼進。足以併給役斷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

王皙曰。哲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閒取勝人而已。故雖斷養之輩可也。況精兵乎。曹說。是也。

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取人於斷養之中。以并兵合力。祭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助己。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天下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己有兵法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佑曰。己無智慮。而外易人者。必爲人所擒。據通典補

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爲敵人所擒也。

陳諱曰。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爲其所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曰。蜂螫有毒。而况國乎。則小敵亦不可輕。

王哲曰。唯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爲敵所擒。明患不在於不多也。

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必爲人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爲晉所敗是也。

施子美曰。兵在奇變。不在衆寡。秦之伐荆。雖非六十萬不可。而尋邑百萬。反敗於昆陽之八千。是

兵不貴多。在於善用之也。善用兵者。伐人以謀。不以力。故不勇於進。苟勇於進。則必無全勝。惟無武進者。乃可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取人者。取敵人也。言必可以取之也。李晟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此兵不貴多也。兵法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武進不可也。又曰。皆戰則強。併力則可以取人也。韓信以數萬之衆。比之陳餘之二十萬。信兵不多也。又聞左車之計不用。乃敢引兵下井陘。無武進也。背水之軍。殊死戰。葦山之騎。疾馳入。併力料敵以取之也。併力雖可以強。苟不料敵而進。則亦未易取之。此所以謂之併力料敵取人而已。或說取人。謂取得其人。言盡此上事。必取得其人而後可。苟爲任。不得人。不深其慮。而輕敵以進。如此者必敗。故必禽於人。龐涓以孫臏爲怯。龍且以韓信爲怯。此易敵之失也。宜其必敗。孫子以必擄爲言。言決敗也。不然。賈復輕敵。光武何以不使之別將。是又一說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

梅堯臣曰。傳上世德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故怨而難使。

王誓曰。恩信非素浹洽。於人心未附也。

張預曰。驛居將帥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罰齊之。則怒恚而難用。故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惰難用也。

梅堯臣曰。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不可用。

王皙曰。所謂若驕子也。

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驕不可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公曰。文。仁也。武。法也。

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

杜牧曰。晏子舉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也。

王皙曰。吳起云。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

梅堯臣曰。令以仁恩。齊以威刑。恩威並著。則能必勝。

張預曰。文恩以悅之。武威以肅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趙本學曰。田穰苴爲將。閱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病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費士卒。身與士卒平分飲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月而後勸兵。病者皆求行。爭奮爲之赴戰。晉師敗走。此令之以文者也。呂蒙令軍士。不得於歷人家。有所求取。俄有卒。取民家一筭。以覆軍錦。鎧雖官物。蒙猶以爲犯令。不以鄉里故而廢法。垂涕斬之。此齊之以武者也。竇軌討稽胡。行次黃欽山。

與賊相遇。賊乃乘高縱火。王師稍卻。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勸民復戰。軌自帥百騎。殿於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之。士卒爭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大破之。此齊之以武者也。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

通典作令素行以教其人者也。令素行則人服。御覽同。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

張預曰。將令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聽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通典作令素不行。則人不服。御覽同。

王皙曰。民不素教。雖卒爲用。

何氏曰。人既失訓。安得服教。

令素信著者。

原本作素行者。按注意則故書當爲信著者。從通典御覽改正。

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爲將居當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

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

陳皞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人務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人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使人聽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後可以與衆相得也。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

王皙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并力勝敵矣。

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繚子曰。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衆。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施子美曰。人不可使之無所愛。亦不可使之無所畏。畏而不愛。力脅之也。愛而不畏。姑息之也。愛與畏。雖不可偏廢。而用之。則有先後焉。方其卒未親附之時。則恩在所先。威在所後。當是時。而先之以罰。以使之畏。則人必不服。不服。則必不爲吾用。故難用。卒已親附。則懼其玩於恩。而不吾畏。不吾畏。尤不可用。故親附之後。必加以罰。罰苟不施。則人必不畏。故亦不可用。張昭釋此。曰。將帥初統。思信未施。或士卒新集。未知軍法。未可暴加賞罰。又曰。將懦不敢罰。則士驕不可用。惟其恩威並用。兩得其宜。而後可以勝人。蓋愛設於先。威加於後。此用兵之要法也。故先則令之以文。次則齊之以武。既有以感其心。又有服其心。而後人爲我所役。故一有用焉。可以必取。是謂必取者。言如是。則可以必取也。文。仁也。武。法也。仁則愛。法則威也。張昭以文爲言。教告諭。武爲斧鉞誅罰。亦此意也。吳起爲將。卒有病疽。則吮之。仁也。材士雖勇而斬之。法也。故能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非必取乎。用兵之道。惟貴乎有以得其心。故令必素行。而後人服。不素行。其令而強欲之從。彼必不服矣。故令素行者。以此教民。則民必服。不素行者。雖教不從。其所以爲素行者。以其人習其教。而以心相得也。張巡謂使將識士意。士識將情者。欲其相信也。管

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而幸以無功。令不素行也。不然。廉頗爲楚將。何以用趙人。

地形篇

曹公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李荃曰。軍出之後。必有地形變動。王智曰。地利當周知險隘支挂之形也。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側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

通典作掛非。

梅堯臣曰。朝羅之地。往必掛鐵。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邱陵也。

有遠者。

曹公曰。此六者地之形也。

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

梅堯臣曰。平陸地。

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施子美曰。地有異形。兵有異機。一險一易。地之形也。因地制宜。兵之機也。六者之形雖不同。而有便利存焉。吾能因其形而得其利。敵雖欲困我無由也。故張昭擇地利法有曰。大將出征。安營結陣。兩軍將戰。先據便利之地。以爭勝負之算。以昭之言觀之。則六者之形。尤不可不察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

張預曰。俱在平陸。往來通達。

通形者。

通典作
別通地。

先居高陽。

通典先下有
據其地三字。

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公曰。專致人。無致於人。

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已先據高地。分爲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己糧道也。

李筌曰。先之以待敵。

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阨。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

賈林曰。通形者。無有岡坡。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易子望候。向陽視生。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

梅堯臣曰。先據高陽。利糧通阨。敵人來望。我戰則利。

王哲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高居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

須使糧餉不絕。然後爲利。

施子美曰。通形之地。謂我可以往。敵可以來。四通八達之地也。用兵而至此。則將何以爲利哉。居高陽利糧道。以此而戰。則必利矣。必居高陽者。懼其有逆戰之患也。必利糧道者。謂其戰守未可知。必以糧爲本也。武安之地。秦趙所爭之地也。許歷諫趙奢。請先據北山。而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卒爲趙奢所破。此先據高陽者之利也。滎陽之間。楚漢之必爭也。酈食其勸取敖倉粟。而卒以勝楚。此利糧道之利也。

趙本學曰。平原廣積。四無要害。我往破來。無所不可者。通之形也。以上擊下。其勢順。故宜居高。前低後高。則背不受敵。故宜居陽。四通之地。恐敵襲其後。故宜處利於糧道。此三者。通形之利也。會戰此地。宜爭據之。爲敵所得。則不勝矣。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掛者。牽掛也。

挂形者。通典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通典無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李筌曰。往難以返曰挂。

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其有犬牙相錯。動有掛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爲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

陳皞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爲持久不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

杜佑曰。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

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

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爲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而弗克。欲戰則不可。買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趙本學曰。掛。懸掛也。往則順而下。返則逆而上。後高前低。如物掛者然也。敵人無備。固有可勝之理。而我又乘易往之勢。何有不勝。彼縱能整兵來追。勢須遲緩。而我已到營矣。故可出。使敵人欺我難返。堅壁不戰。而以奇兵潛邀歸道。犄角我後。令我進退兩難。斯時也。氣緩心懼。其敗當

何如耶。則不可出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

張預曰。各守險固以相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杜佑曰。利。利我也。佯背我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

李筌曰。支者。兩俱不利。如挂之形。故各分其勢。

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陣。遇敵則自下。禦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逼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

陳師曰。此說理繁而語倒。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誘我而去。我慎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已。若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急擊之。

賈林曰。支者隔險阻。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

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愛。僞去引敵。半出而擊。

王皙曰。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退。且詭之令必出。

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爲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則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

趙本學曰。各守高隘。壘壁相望。其中有可戰之地。險阻傾側。不利分合。不便救應。彼此皆然。兩相支持而已。故名爲支。此決不可出者也。敵雖誘我以利。亦不可從。但因其來誘。而反示之以佯弱。引而走。敵若無謀。冒險而自出。俟其半出之際。急回與戰。彼出險者。不得險中之救。在險中者。又有蹂躪之患。其敗必矣。此地名爲至惡。故無復有致人之法也。

隘形者。通典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公曰。隘形者。兩山開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便從也。卽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

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逕。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

李筌曰。盈。平也。敵先守隘。我去之。趙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豨不守漳水。高祖下之。是也。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爲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

陳餽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營非也。

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皙同曹公註。

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爲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皆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滿齊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吳起曰。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趙本學曰。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勢如腰股者。是隘形也。先居其地者。當盈塞其隘口。與山平齊。如水之在器。與器口齊也。蓋我在險中。其勢狹。敵在隘外。其勢闊。在險中者。可以散兵於外搏戰。在隘外者。不可以歛入於中。在中者。可以用奇於人。在外者。難以用奇於我。是以爲使也。若敵人先入隘裏。而能以術待我者。當引而去之。若但知入隘。而不知盈口。則入隘以從之。與之分其險。此則在戰。不在地。所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是也。五經總要云。齊口之術。非惟用之於隘。有如平陂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利。中有一徑者。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

險形者。通典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此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曹公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

杜佑曰。地險先據。不可致於人也。

李筌曰。若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

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嶺灑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

梅堯臣曰。先得險固。居高就陽。待敵則強。敵苟先之。就戰則殆。引去勿疑。

王皙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虎牢。以待竇建德是也。

張預曰。平陸之地。尙宜先據。況險阨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佚待勞。則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襲行儉討。突厥嘗際晚下營。擊壘方周。忽令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令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此觀之。

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滂之患也。

趙本學曰。險形者。其間有坑塹。有荆棘。困車阻馬。不便馳突之處。皆是也。此地固不可戰。或有不
得已而戰於此者。必就中擇其高脊陽明之處。而先居之。以待敵人之來就我。庶可以高擊下。
以先擊後。以佚擊勞而已耳。若敵人先居之。則布陣已定。度便以審。戒敕以明。神聞氣舒。而力
有餘。我在其後至。倉皇急遽。諸皆不及。豈可從之而不引去耶。

遠形者。

通典作夫。遠形均勢。

均勢通典作均勢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公曰。挑戰者。延敵也。

孟氏曰。兵勢既均。我遠入挑。則不利也。

杜佑曰。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勢均等。無不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

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

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十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
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延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

也。

陳倬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也。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強弱。可以加敵則爲之。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

梅堯臣曰。勢既均。一挑戰則勞。致敵則佚。

王哲曰。以遠致我勞也。

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

趙本學曰。遠形者。戰地離營遠也。勢均。言強弱多寡相若也。難以挑戰。言其不可誘也。蓋戰地雖遠。而我之勢力過之。或彼將輕躁。易挑而致。有此二者。雖遠不爲病也。若勢均力敵。而又敵人持重。挑之不應。此則不戰可也。不可戰。而強與之戰。則我勞彼佚。見敗必矣。一說。相去遙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之。自往挑戰。則不可也。亦通。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峯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

賈林曰。天生地形。可以目察。

梅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

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

施子美曰。掛地者。險阻之地。與敵人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掛礙。此張昭之說也。如是之地。以往則易。以返則難。用兵而至此。可以出人之不意。而不可以擊人之有備。故敵人不知備我。則出而勝之。彼若先爲之備。出則不勝。又無歸路。所以難也。昔李靖之討公祐也。諸將請指丹陽。靖曰。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絕。非萬全之計。今君出其不意。破賊之機。惟在此舉。此得掛形之利也。支形者。謂我與敵各守高險。我不敢出。彼不敢來。是相與支持之地也。用兵至此。可以誘敵。不可於敵之所誘。故敵若誘我。我無得出而與戰。我常誘彼。令彼半出而擊之。斯爲利矣。李衛公曰。處於不利之地。列而佯出。約而軍半出。邀而擊之。此正得支形之所利也。隘形者。兩山之間。谷中之地也。吳子所謂天竄之地。天谷之口也。我先居此。必滿其谷口。以待彼。若彼之屯營既盈。則是彼得其利也。故不可從。若不盈。則彼失其利也。故從之必勝。井陘之地。車不得方。

軌騎不得成列。此隘地也。陳餘聚兵於此。李左車勸之深溝高壘。勿與戰。陳餘不從。韓信知其必不用左車之計。乃敢引兵而下。是陳餘不能敵之。而韓信乃從之也。險形之地。謂其山峻谷深。險固之地也。我先得之。必居高陽之地。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則彼得高陽之利也。故不可與爭。必引而去之。勿從之也。馬援伐五溪蠻也。進由壺頭。賊乘高而守。水疾。船不得上。以是失利。是援不知引而去之也。遠地之形。謂立營與敵相遠也。彼此之勢又均。若是則難以挑戰。挑戰不利。邲之戰。楚師次管。管者是滎陽之東北也。晉師在敖鄆之間。是其滎陽西北也。地之相去不爲不遠。而其勢又相若也。晉魏錡乃且請致師。趙旃亦請挑戰。卒之皆命而往。是以有邲之敗。非遠形不可以挑戰乎。曰通。曰掛。曰支。曰隘。曰險。曰遠。是六者。皆地之道理。如此將之所任。不爲不重。必審察而後可也。故曰。不可不察也。苟能察之。則因形用權。可以制勝矣。此張昭所

以曰良將因地形而決機。正謂此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

張預曰。凡此六敗。皆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公曰。不料力。

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

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復爲駐止矣。

梅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寡。以寡擊衆。必走之道也。

王皙曰。不待鬪而走也。

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不可輕戰。况奮寡以擊衆。能無走乎。

趙本學曰。此不料衆寡之過也。奮勢有不侔者。乃可無論於衆寡。如我處險隘。彼處平易。我處危迫。彼處驕惰。我爲極整。彼爲極亂。我有勝機。彼有敗形。此雖以一擊十。猶可也。若夫事勢相當。而我不得用奇。則宜謹避之耳。不自量而加於人。不敢走。其可免乎。蘇建趙信并兵三千餘騎。追單于。單于兵數萬。與戰一日。漢兵盡亡。趙信降虜。蘇建獨以身免。亡歸。此蘇建以一擊十而走也。

李強吏弱曰弛。

曹公曰。吏不能統。故弛墮。

杜牧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拆墮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乘騎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自剄身死。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服。見敵則亂。不壞何爲。

梅堯臣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墮。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領。故弛垢壞散也。

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趙本學曰。此不選將之過也。吏主於明法令。糾過失。以精悍果決爲貴。苟士卒強戾干法。而將吏柔弱。不能鈐制。則號令不行。如弓之弛慢不張矣。高仙芝以封常清爲留後。仙芝乳母子鄭德銓。走馬突過。常清杖殺之。軍中股票。此仙芝之善選將也。

更強卒弱曰陷。

曹公曰。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

李筌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爲戰。是以強陷也。

杜牧曰。言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強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

陳師曰。夫人皆有血氣。惟無鬪敵之心。若將乏刑德。士乏訓練。則人皆懦弱。不可用也。

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強獨戰。徒陷其身也。

梅堯臣曰。吏雖強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

王哲曰。爲下所陷。

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則士卒素乏訓練。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

趙本學曰。此不練卒之過也。卒常練則精。精則自然生勇。若練之無素。臨陣畏縮。爲吏所督。力不能堪。必至陷沒也。李抱真籍戶三丁擇一。給弓矢令習射。歲終校閱。第能否爲賞賚。比三年。皆爲精兵。橫絕潰亂之中。爲羣盜所憚。此抱真之善練卒也。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愾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公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

李峯曰。將爲敵所怒。不料強弱。驅士卒如命者。必崩壞。

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復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召盟。許

之。與魏綺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先穀曰。不可。隨會使鞮刺韓穿。師七覆於放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放。山名也。

陳師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心內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否。所以大敗也。

賈林曰。自上墮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己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殊與敵鬪。自取賊害。豈非自上而崩乎。

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遇敵怨懟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

王皙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裨佐之才。激致其怨懟。如山之崩壞也。

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則勝也。

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荀偃行令是也。曰鷄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欒賁怒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遂棄之歸。又趙穿惡臾駢而逐秦。魏綺怒晉師而乘楚。

趙本學曰。此不能御將之過也。大吏裨副偏將也。慙。怨也。自上墜下曰崩。大吏忿怒。不服主將之節制。遇敵輒以怨慙之心。各自爲戰。此其人必賦性剛愎。恥受人言者。或必負狹邪望。失志倖功者。或必交惡不和。謀議矛盾者。其爲主將者。最宜體察而鈐束之。若不知其能否。而聽其戰。崩之道也。

又曰。李繼遷叛宋。太宗遣將白守營田紹贊等。送糧於靈州。繼遷知之。邀於洛浦河。守營欲擊之。紹贊曰。善。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但按轡結陣徐行。守營曰。我不受若節制。勿預吾事。因卒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初見紹贊旌旗。不敢擊。守營欲自邀功。遂與賊戰。大敗。此將吏不知。致敗也。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曹公曰。爲將若此。亂之道也。

李峇曰。將或有一於此。亂之道也。

杜牧曰。言吏卒皆不拘常度。故引兵出陳。或縱或橫。皆自亂之也。

賈林曰。威令既不嚴明。士卒則無常稟。如此軍幕。不亂何爲。謂將無嚴令。賞罰不行之故。梅堯臣曰。儒而不嚴。則士卒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

王哲曰。亂者不勝其敗。

張預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爲將若此。自亂之道。

趙本學曰。此不知陣法之過也。言主將性懦無威。而教閱之法。又不稽古。吏無常卒。卒無常吏。坐起無節。進退無度。如此者。亂之道也。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曹公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

李峯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

杜牧曰。衛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爲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兵。益人之強。註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元北鎮廣陵。

時苻堅強盛。元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元以牢之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

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北道也。

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強。皆奔北之理也。

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頰。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勸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趨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爲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千人。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率。自大將視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之也。

張預曰。設若舊寡以擊衆。驅弱以敵強。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爲先鋒。兵必敗北也。凡戰必用精銳。爲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強。曹公以張遼爲先鋒。而敗鮮卑。謝元以劉牢之領精銳。前拒苻堅。是也。

趙本學曰。此無選鋒之過也。凡軍皆有選鋒。以驍勇冠軍者充之。齊謂之伎擊。魏謂之武卒。秦謂之銳士。漢謂之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蕩。宋謂之拐子馬。皆選鋒之名也。兵之勝術。莫先於此。別聚爲一卒。養之甚厚。仍擇服心健將。領之爲親兵。先登陷陣。潰圍決勝。無不由之。此言爲將者。既不能料敵虛實。妄以寡弱而當彼之強衆。且又素無選鋒。以備應急之用。則爲背北之道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師曰。一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此名六敗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施子美曰。國之所以戰者。將也。將之所以戰者。兵也。有能之將。有制之兵。無往不勝。將而不能。兵而無制。安能免是六者乎。是以孫子必言其所以奔敗之由。而使爲將者審而察之。責之於己。

求之於勢而後可也。是則六者之屬。豈天地之所爲哉。爲將者之過也。張昭之說曰。將之智能。兵之勇怯。相懸。故敗走。而曹公之說。以爲不料力也。合二說而求之。必其彼己之勢本均。而吾之所用者寡。欲以一而擊十。故敗走。此如吳魏之勢本均也。而曹操八十萬。欲與爭利。舟楫間。至使黃蓋兵敗。而周瑜三萬等輕銳繼之。雷鼓大進。曹公退走。此所以走也。上所以制下。尊所以統卑。今而卒強吏弱。則是吏不能統其衆。故至於廢弛。此如鄒與魯問。穆公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疾視其長上死而不救。其廢弛爲何如。知吾卒之可以擊者而後勝。今吏強而卒弱。則是卒未可以擊也。而吏恃其強。必欲立功。故其兵必陷焉。此如莫敖之伐羅也。小羅而自用。諫者則有刑。遂爲羅與盧戎兩軍而敗之。非陷其兵乎。師衆和而後可以有大功。不和於軍。不可以進戰。今大吏怒而不服。是將吏不和也。大吏偪將也。怒而不服其上。則必生怨懟之心。故遇敵自戰。而將又不知其能。此其勢必崩壞也。此如郟之戰。蕞子以中軍佐濟。魏錡趙旃皆命而往。韓獻子謂桓子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遂爲楚所乘。卒之掬指而濟。師不能軍。其勢之崩壞爲如何。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士不素教。不可用也。將弱而不嚴。則人

必不畏。教道不明。則教不素行。夫如是。則吏卒無常次。而兵之所陣。必縱橫而不齊。若是者。謂之亂也。苟堅之伐晉也。百萬之師。一麾使却。衆亂莫止。卒至於敗。非亂而何。量敵而進。法之常也。今將不能料敵。且欲以少合衆。以弱擊強。而所用之兵。又不選擇其人。以爲前鋒。若是者。必奔之兵也。曰北。北者北方也。幽陰之義也。兵之敗走。其勢不振。故取於北。以爲奔敗之名。此如北戎侵鄭。鄭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前者遇覆而奔。果爲祝聃所逐。擊之盡殲。此非兵無選鋒而北乎。自走至北。是六者。自取敗亡之道也。將之至任。不爲不重。其可以不詳視而審察之乎。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孟氏曰。地利待人而險。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此地形。可以爲兵之助。所以取勝也。助一作易。又陳師。

曰。天時不如地利。

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

王皙曰。兵道則在人。

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末也。料敵制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通與伊薛等險局。利害遠近。勢同。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爲將臻極之道。

王皙曰。料敵窮極之情。險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也。

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

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末皆知。爲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

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

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

施子美曰。所以制勝者。在乎兵。所以佐勝者。在乎地。用兵而不得地之利。何以爲勝哉。夫用兵者。

莫不有所資而以爲助也。以水佐攻者強。以火佐攻者明。水火猶可以佐攻。況於地形乎。故趙奢據北山。而後可以勝秦軍。秦人守函谷。而後可以却六國之師。此得其利者也。乃若陳餘不守井陘。而爲信所克。孔明不據渭水。而爲仲達所擊。是又失地之利也。得無敗乎。是以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固可以爲兵之助也。苟不能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則亦何能勝哉。能料敵制勝。則知兵之有機。能計險阨遠近。則知地之有利。知兵之機與地之利。非上將不足以盡之也。故曰。上將之道也。司馬宣王。魏之上將也。觀其料文懿也。知其必據遼水以距大軍。坐守襄平而就擒。定一年往來之計。收三戰皆捷奇功。其爲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爲如何。至如成湯。知不過數日。而烏孫必解。段紀明以三冬二夏必破匈奴。與夫馬援聚米爲山谷。開示衆軍所從徑道往來。唐休璟山川夷阻。皆能言之。不爲無得於此。將而知之。則內盡其機。外待其利。無戰不克。不知則必敗。

趙本學曰。魏龐涓攻韓。齊使田忌直走大梁。龐涓去韓而歸。孫臏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

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灶，又明日爲二萬灶。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我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兼行逐之。孫臏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險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燭火灼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頸。此孫臏料敵而得其情，制之以取勝之法。又計險阻遠近而不爽者也。趙劉曜兵攻洛陽，石勒將親救之。其長史程遐等，以爲不可，諫勒大怒，按劍叱遐出，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勁敵，乘高候之勢，圍攻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於我得銳擊之，可一戰而擒。程遐不欲我行，卿謂何如？」光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墪，此其無能爲也。縣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變旂親駕，必望風奔走矣。」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琚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石遂督中軍，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墪。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成禽也。諸軍集於成皋，曜無守軍。」

勸大悅。乃掩甲銜枚。出於衆營之間。驪陳兵十餘萬於城西。勸入自宜陽。升故太極殿前。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勒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勸身擐甲冑。出自閭闔。夾擊之。驪軍大潰。於陣擒驪。以徇軍前。此石勒料敵而得其情。制之以取勝之法。又計地形而不爽者也。公孫文懿反。曹操召司馬懿計之。問曰。君度其作何計。對曰。乘城豫走者。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操曰。彼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已。彼預有所乘。此非其所及也。今孤軍遠征。彼將謂我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操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賊果步騎數萬。阻遼水堅壁而守。南北六七里。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拒。纒數十里。衆將皆欲戰。曰。乘賊而向襄平。以擒文懿。若歛兵相拒。恐非所以示衆也。懿曰。敵阻水固壘。欲以老我。若師攻之。正入其計。吾故不用。以我非示弱也。兵法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悉來。則營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心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

懿謂諸將曰。所以不輕戰者。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擊大破。城兵退保襄平。進軍圍之。時會霖潦。大水平地三尺。三軍恐懼。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亦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中。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兵四倍於彼。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年。安可不速戰。吾故奮死相爭。不容稍玩。忽以生他計。方僅得勝。今敵兵多。吾兵少。敵饑我飽。不憂賊攻。但不利其走。故掠其牛馬。抄其樵牧。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戰敗。不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相擊。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晝夜攻之。文懿乞降不許。攻圍突出。懿擊斬之。此司馬懿料敵而得其情。制之以勝之之法。又計遠近而不爽也。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孟氏曰。寧違於君。不逆士衆。

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戰可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立主人者。發其行也。

杜牧曰。主者君也。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于。跪而推較曰。關外之事。將軍裁之。

梅堯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勝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令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

施子美曰。戰必有機。而機不可以或違。君雖有命。而命不可以必稟。一勝一負。常決於臨時之機。非廟堂之所得預定也。苟泥於君命。寧無失機乎。故戰有必勝之道。君雖命以不戰。必戰之可也。戰有不勝之道。君雖命以必戰。無戰可也。戰與不戰。非同違命也。懼失機也。武功之役。魏主令司馬懿勿與亮戰。亮數挑懿。懿不出。亮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耶。此則機不可戰。不必從主之無戰也。周亞夫拒吳楚。梁孝王求救。帝命救梁。亞夫堅壁不出。卒挫吳楚。此則機不可戰。不必從主必戰也。

趙本學曰。魏使王彰討烏桓。彰乘勝逐北。追至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吏諸將皆以爲兵涉遠。士

馬疲病。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從令縱敵。彰曰。率師而行。惟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擊。大破之。此王彰不待君命。而必戰也。趙充國度諸羌必壞。欲罷騎兵。但屯田以待其敵。會得進兵。屬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軍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抑且不合上意。遺繡衣來賚。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之策。此充國不從君命。而必不戰也。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哲曰。皆忠以爲國也。

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盛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避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爲身也。

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遠命之罪也。如此之將。國家之珍寶。言其少得也。

陳皞曰。合猶歸也。

梅堯臣曰。寧遠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

王哲曰。戰與不戰。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

張預曰。進退遠命。非爲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國家之寶也。

施子美曰。盡忠於國者。乃以君民爲心。擇人而用者。必以忠臣爲貴。臣之盡忠者。進而必戰。彼非貪名也。可進則進。進則利於國也。退而不戰。非畏罪也。可退則退。退則利於國也。一進一退。惟利之是視。則其心未始不在於君民也。故惟民是保。而利於主。然後爲之。昔趙充國之自薦曰。無險老臣。裴度之征淮蔡曰。吾誓不與賊俱存。獨何名之求哉。欲保民而利國也。皇甫規之舉張奐自代。王忠嗣之不欲竭中國力以爭功名。彼獨何罪之避哉。欲保民而利國也。若是之人。誠爲可貴。人君得不以是而爲寶乎。昔魏惠王與齊威王。論國之所寶。威王曰。寡人之以爲寶。

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徙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魏王有慚色。秦欲伐楚。使人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曰。此寶器在於賢臣。乃謂秦使曰。楚國寶器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交兩國。子方在此。守封疆。鄰國不敢侵。子高在此。懷伯王之義。蠲理亂之風。昭奚恤在此。觀此則知以物爲寶者。不若以人爲寶也。人臣有能忠於國。愛於民。利於主者。豈不足以爲寶乎。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峴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軍之士。皆如挾纜也。

杜牧曰。戰國時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吳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爲而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屬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

王皙曰。以仁恩結人心也。

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爲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也。晉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役。課其產育。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塙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故吳子有父子之兵。

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挾纜。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勦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遺害而不可用也。

孟氏曰。唯務行恩。恩勢已成。刑之必怨。唯務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必使恩威相參。賞罰并用。然後可以爲將。可以統衆也。

李筌曰。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悖逆之心。不可用也。

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吳起曰。夫鼓鍤金鑼。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感於聲。不得不清。目感於色。不得不明。心感於形。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攜。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之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十殺其三。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善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貶。馬護軍敗。諸葛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垂涕而後斬。馬逸犯木。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椽辭屈。黃蓋請問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梅堯臣曰。厚養而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而用也。

王皙曰。恩不以嚴。未可濟也。

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爲己害。

張預曰。恩不可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臥龍所以垂涕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也。九二曰。師中承天寵。謂勸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參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畏而已。

施子美曰。有以愚士卒。而後可以使之犯難。有以威士卒。而後可以使之致力。夫上之視下。猶子也。而其所以待之者。則有異焉。視之如嬰兒者。以其無所知也。故必有以愚之。將以愚之。則必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彼既爲吾之所愚。則可以使之犯難。故雖與之赴深谿。有所不知也。視之如愛子者。欲其知所慕也。故必有以威之。將以威之。則勞佚必與之均。飢

馮必與之同。彼既爲吾之所感。則可以使之致力。故雖與之俱死。有所不辭焉。昔曲陽之役。王郎之兵已迫。而漣沱河無縱可渡。光武使王伯往視。伯詭言曰。冰堅可渡。及至河。河水亦合。衆卒以濟。此非有以愚之乎。吳起之爲將也。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若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其後戰不旋踵。遂死於敵。此非有以感之乎。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此愛克厥威者也。愛克厥威。則彼不知所畏。豈不猶人之驕子乎。彼其驕心既生。則必放恣自爲。其可得而用之乎。是以杜佑釋之曰。恩不可獨任。還爲己害也。張昭亦曰。良將撫御。畏愛俱行。一向行恩。志必驕怠。又不可用也。昔唐白蕪德以來。軍政不明。紀律不張。每立一師帥。不問賢否。惟徇行伍之間。所欲授者。授之。以至偏裨逐殺。主帥既不能正其罪。又從而以節鉞授之。其驕可知。及後唐莊宗時。將士驕縱。惟務姑息。每乘輿出次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冷。願與救援。莊宗卽如所欲給之。若是者。一失於禁戢。因而兆亂。其驕又可知。驕心一生。安得而用之。此二唐之所以不競。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也。不可擊者。頓弊怯弱也。

陳師曰。此說非也。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

梅堯臣曰。知彼而不知己。或有勝耳。

王皙曰。知己而不知彼。知彼而不知己。皆未可以決勝也。

張預曰。或知己而不知彼。或知彼而不知己。則有勝有負也。唐太宗曰。吾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我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審治亂。察氣見強弱形也。可戰與不可戰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曹公李釜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

杜牧曰。地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

梅堯臣曰。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

王皙曰。雖知彼己可以戰。然不可虧地利也。

張頊曰。既知己而又知彼。但不得地形之助。亦不可全勝。

趙本學曰。此總結一篇之意。言爲將當先選士。選將。制陣。練兵。撫衆。正法。使軍士精而且勇。畏而知懷。可以百戰而決無敗。此則爲將之本也。其次當靜幽深密。善其算。闔其形。多其間諜。敵人

之形何如。勢何如。將何如。情欲何爲。計將安出。事料得其中。制之以方略。萬無一失。又其次當相視地形。備見利害。出入去就。各有機宜。布陣下營。各有方要。不爲地道之所蔽。此三者。兵之總要。爲將之所當具。知而兼盡之者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可以全勝。知其二而不知其三。亦不可以全勝。此孫子至當之論。萬世之法。使他人論治兵。則重治兵。論地形。則重地形。泛然錯舉而已。安有輕重先後。如此之明耶。故趙括善譚兵。其父趙奢雖不能難。而終不以爲可。卽此可以想見其得失之所在矣。愚嘗因是而極論之。蓋我兵較敵。則衆。則勇。則精。則御得其道。此固吾卒之可以擊也。雖衆。而或疲。或亂。雖勇。而未經大戰。雖精。而未見救敗。雖御得其道。

而或寡或饑。是亦不可以擊也。敵兵較我。則寡。則弱。則怯。則虛。則勞。則饑。則氣衰。則不整。則不精。則不和。則無備。此固敵之可擊也。若雖寡而常勝。雖弱而有奇。雖怯而陣。有法。雖虛而能備。雖饑而心不求生。雖勞而援兵不遠。雖氣衰而未遭挫敗。雖不整而用兵簡便。雖不精而敢於死戰。雖不和而外無隙。雖無備而聞譟未嘗。是亦不可擊也。地形曰通。曰掛。曰支。曰隘。曰險。曰遠。此固不可戰也。通而敵不知居高掛而敵無備。支而敵半出。隘而敵不居。險而敵後我至。遠而敵自送死。此一可以一戰也。自知要明。料敵要審。相地要變通。此則上智之士。持重萬全之兵矣。曹操征荊州。得劉琮降卒及水軍。遂遣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八十萬。當與將軍會獵於吳。將士聞之皆恐。勸孫權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遺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害。况操自送死。其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舟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安。加以馬超韓遂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

用兵之患也。而操能冒行之。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此周瑜能自知。能料敵。能度地利也。光武遣鄧禹入關。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軍能堅守者耶。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敵。此鄧禹自知料敵不可擊。而不擊也。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通與不窮作不窮。御覽同。按注曰。一云不頓是也。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

陳諱曰。窮者困也。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

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迷。聞。舉不困窮也。

王皙曰。善計者不迷。善軍者不窮。

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困。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利。而後戰也。

施子美曰。知己知彼。法之常也。故七計之校。有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知此則知吾卒之可以

擊。與不可以擊。敵之可擊。與不可擊。必當知也。六國之兵非不強。而秦人之師猶未可攻。是則吾知卒之可以擊。而敵猶不可擊者。難可以勝也。周擊之兵固可破。而以亂擊亂者。宜無功。是則敵有可擊。而吾卒未可以擊者。亦未可以勝也。以曹操十萬之兵。而當周瑜之三萬。其可擊與不可以擊者。可知矣。奈何舍鞍馬。杖舟楫。棄中國之所長。而遠涉江湖間。卒以敗走。是敵有可擊。吾卒可以擊。而地形不可以戰者。亦難勝也。謂勝之半者。謂勝未可知也。乃若鄧禹不攻長安。謂吾衆雖多。能戰者少。謂赤眉新攻長安。鋒銳未可當。謂且休兵北地。則所謂敵也。吾卒也。地形也。禹知之矣。惟能知之。故可以動而不迷。舉而不窮。動而不迷者。與兵之始。知其可用。故動不至於迷亂。舉而不窮者。用兵之際。知其可用。故運而不可窮。大抵兵出於正。動之而當。兵出於奇。舉之而神。韓信知兵者也。始而請兵高祖。皆如所欲。信動而不迷也。卒之下井陘。擊龍且。破趙。降燕。非舉而不窮乎。此杜佑曰。舉而不頓。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地知天。

原本作知天知地。按上文云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故此云知彼知己也。上文又云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蓋地形者兵之助。故孫子重言之也。從通典及杜佑注改。

正勝乃可全。

原本作勝乃不窮。按舉而不窮者謂窮困也。此云勝不可以窮者。上文謂言勝之牛也。故此云可全以足其義。所謂全勝全字與天爲類。從通典及杜佑注改正。

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

又按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

李峯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

梅堯臣曰。知彼利。知此利。故不危。知天時。知地形。故不極。

王哲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順天時。得地利。取勝無極。

施子美曰。知其一偏者。特可以無危。無所不知者。斯可以必克。知彼知己。知其一偏也。故其爲戰。

特可以不殆。知天知地者。無所不知也。故其制勝。必可以萬全。且以七計觀之。主孰有道。將孰。

有能。天地孰得。則彼己天地之得否者。不可不知也。昔諸葛亮之相蜀也。謂曹操未可爭鋒。孫。

權可與爲援。是知彼知己也。故能成鼎足之勢。而不能圖混一之謀。乃若高帝之興。韓信之言。

而知楚漢之強弱。因范增之不用。而知項羽之必禽。此知己知彼也。五星聚東井。知天也。聚棗陽以據教倉。知地也。高帝惟無所不知。所以能五戰而成帝業。全勝爲如何。至如苻堅之伐晉。張夫人諫之則曰。朝野言晉不可伐。符融諫之曰。吳方得歲。而又天設長江之險。所謂彼已天地。堅皆不知。淮淝之敗。得無宜乎。